

的事情。我和瓷牙接觸是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和我的母校瓷牙的權威宮崎三雄教授相識而開始的。對於從殖民地台灣去的學生，都不太有好感的一般日本人當中，他是一個例外，經常照顧我們。當時還年輕對外貌特別關心的我，為自己的上顎兩顆側門牙為所謂錐形牙呈三角形的小異狀牙而煩惱，因此請教教授有關的問題，並懇請替我做兩顆瓷牙替換。當時宮崎教授說“自己的牙齒才是最好的”，最後還是沒有給我做瓷牙，然而那兩顆牙，卻一直都保持健康至今，對於教授那時誠心恰當的忠告，實令人感謝不已。也從那時便引起我對瓷牙的關心。戰後歸台時的開業醫師，補綴前牙都用一種 Sampra 的金屬合金做牙冠。如遇患者希望同色的，即以白色樹脂裝上稱為 Post 的釘子，插入牙齒根管而予以固定的方法做假牙。惟這方法頂多可保持一年就會破損或脫落。畢竟硬而美的假牙，永遠是世界所有牙科醫師所關心及研究的願望。

在密西根大學時，碰到與日本看到的同樣方式製造的瓷牙冠。它是把牙齒細削印模，然後在模上以瓷粉和水一起調合作陶牙原形，用電氣爐燒成，是只用瓷粉做成的固定假牙，既堅硬又有透明度，顯得非常漂亮，使人難忘。進入台大的翌年，民國 48 年馬上用美援的預算，購進美國 S.S. White 社的瓷牙電氣爐，約 30 公分高放電氣整流裝置的黑鋼目的鐵箱，主要部分有小爐，晚上一個人留在技工室，一面欣賞收音機的音樂，等時間讓小爐裏面燒紅得輝煌照耀，倒也覺得挺有樂趣的。當時燒製很多瓷牙，其中也有第一屆畢業的剛進來牙醫學系當助教的徐水木醫師的上中門牙。曾經獎勵學生用這個方法燒製瓷牙，爐也一直放在門診部技工室的桌上。但由於我以外